

督办赴洮南新城齐齐哈尔沿途日记

丁巳年/0305

## 前 言

本记为吴笈孙等人奉命查办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借巨额俄债引起纠纷一案，并顺道调查蒙旗情形的记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十三日由沈阳起程，至二十三日抵洮南。五月十五日由洮南分两路北行，一路北至齐齐哈尔，又东抵哈尔滨；一路东南至新城(今吉林省扶余市)，又东至小城(今扶余县陶器昭镇)，转火车北至哈尔滨，两路汇合。五月二十五日由哈尔滨乘火车，途经长春，二十七日返抵沈阳。共四十四天。

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光绪十年袭爵，因出身疏支，众台吉不服，借其私放荒地，呈控十余年之久。乌泰屡以年班告京请托私门，纵情挥霍，加之先王宿债，负债累累，虽经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奉省蒙荒行局放荒得银二十余万两抵债，然旧债仍未偿清。三十年向俄道胜银行借款二十万卢布，四年为期，以全旗矿产、牲畜抵押。三十二年又向俄铁路公司借款九万卢布，一年为期。三十三年底至三十四年俄国索债索息，扬言带兵入旗查封产业。与此同时俄国极力收买乌泰，企图通过乌泰进而控制哲盟各旗。乌泰自二十七年后亦渐趋委身于俄国。本借务案，事关大局，清廷责成奉天、黑龙江官员等多次查处，本日记所载为其中之一。

《督办赴洮南新城齐齐哈尔沿途日记》，记述所经各地的建置、吏治、人物、经济、特产、民俗、文化教育、山川河流、土壤、气候，兼有沿革考证，内容翔实，所记尤以今扶余市为详，诚为研究辽宁省北部、吉林省西部、黑龙江省西南部地情的重要资料。如日俄战争法库残迹，俄军在前郭备战阵地，日俄入侵的活动，新城杂捐沉重、团法紊乱、巡警腐败、教育状况的记述，以及对张作霖的评述等等

均有重要史料价值。

本日记底本为手写稿，现存上海市图书馆，硕果独存，弥足珍贵。由于抄本潦草，衍夺缺误实多，注者多依内校理顺，凡衍误之字，均用（ ）号以示删除；夺正之处，用[ ]号添注，不另出校记。

## 编 者

## 派员至新城查看三江口形势附调查洮南新城一带各蒙荒旗旅行日记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

奉到督宪照会，命办札萨克图郡王乌泰俄债纠葛，并拟便道调查蒙旗情形。由沈阳至洮南，由洮南至卜魁、新城各路线。定本月十三日启行。同是役者为：吴部郎笈孙、吴道熙悉、奉天交涉司俄文译员李直牧鸿谟、蒙文译员荣协领德、明直牧哲、张警官殿奎、孙警官启鸿、武随员陈德贵、向导吴弁亮孚。

十三日，午前九钟会集，同行各员，于本局十钟起程，午后二钟，雨断续不止，道途泥泞大车累陷，勉行三十里，抵道家屯，道村宿焉。天气寒甚，虽在初夏，可着重裘。

十四〔日〕，早五钟二十分起程。北风凛冽，较昨尤寒，二十里至新开河，一名尹家窝棚，又十里至中兴店，又五里至孟家台，天气时正午十一钟，候至午后二钟，大车尚未至，留张子元在栈守候，更觅大车一辆，以备分运行李，遂率众先行，五里至石佛寺，又五里渡大辽河，河面约宽七、八十丈，流水甚急。河北岸有沙邱丛柳一碧，因待众渡登览，正适忽大风雨至，急驰回车内暂避，续渡之船，复被风吹回南岸。候竟渡，始旋过一村，曰草根泡，又八里至遇牛堡，又三里至旧门，又三里至崔家沟，又九里逾大岭，复逾一小岭。岭不甚高，土尽红沙，层峦起落，延袤数里。又五里至大孤家子，时已晚八钟矣，大车尚无消息。

十五日，晴朗。早六钟九分起程。五里至后孤家子，又五里至十间房，又二里至长胜沟，又七里至马家店，又十三里至法库门。将及，车忽陷泥淖中，颇费人力始出。闻近日边门一带大雨，故道坏泥

泞至此。距法库门尚有八里，有一浅山，山下道旁有人家刘姓，种有梨树二百株，花开甚盛，停车略观。午十一钟二十分，至法库门。沿途客棧多歇闭，因春时来往商旅甚稀，夏时雨水适多，道路泥泞，行人亦少。若随行带有兵队，客棧更不接待，以奉军自来无教育，骚扰地方，是其习惯，故俗传：“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其言诚不为诬，饭后，出街游览，求边门遗址早已荡然。土人吁，北门内为边内，北门外为边外，柳条亦棚刈净尽，无一株存。门外不远，隐约一沟，或即当日边门旧界也，厅治无城池，只一衙门，署“法库边门”四字。北面临山，山顶有娘娘庙，登庙前四眺，法库全治及四周山峦历历在望。庙内设有工艺学堂，因正值午日休息，故未见生徒，仅一耄年夫役看守。闻日俄战争时，日据法库门，俄据辽源，战争甚烈。登后山见战时所筑垒沟犹存，其地最险形势，距平地约高三十余丈。又见山顶筑有一圆垒，当为战时步队隐护之地。其下山沟甚多，均能伏兵，故法库一役日占胜着者，亦半得地利也。昨，过道家屯北，亦有日人所挖战沟遗址完然。出行三日，今始晴霁，到站亦早，游览亦极畅，遥见西南面一山，上有石室，不知何等人所凿，果作何用，未能往观，亦憾事也。午后五钟张子元赶到，言大车昨宿孟家台，（昨）[明]九钟可以到此。闻之甚慰。

十六日，早六钟起程。道行皆沙漠，三十里至遇牛堡，忽狂风怒嚎，尘沙弥天，车中几为载满。午后四钟勉至六家子宿焉。其地有奉军右路右哨一哨，在此驻扎。夜又雨。

十七日，早七钟半，冒雨起程。沿途时晴时雨，行十六里到七家屯，又二十五里至辽阳窝棚，尖。到此已越沙漠，始见荒地数区马群。午，忽大雷雨，瞬息即霁。二钟启行，二十里至喇嘛窝棚。途中又遇大雷雨，约一钟时始霁。二十里至哈啦火烧，此蒙语译义即黑旗也。其地居民数家，房屋异常湫隘，为博王旗属地。又十余里路，旁有大歪子庙，因名称特奇，令停车一往瞻焉。

十八日，早四钟半起程。五里至好老婆店。又十里至刚喀，其

地蒙人多用草根结成之土饼切作方块，以代土砖砌垒墙壁，蒙语谓此土块为塔头。又十五里至板井子，又十五里至四官营子，又二十五里至辽源坊。拟住四合栈，入栈则客舍无余，已为绘图日人占居，遂移后街某客栈。饭后令世湘、颂平两人赴(世)[四]合栈，探询绘图日人踪迹，遇驻扎此地哨长叶姓，因其介绍得晤日人，口说友话，自称为翻译某。据言，住此只野重次郎，中国名王茂文，另有总办成田辰之助，现住裕顺当内，带有学生六十人(据四合栈主言，则有百余人)，现赴博王旗界内测绘有三十人。又据叶哨长(官)[言]：此日人系先由博王旗至达尔罕王旗、温都鲁各旗，后再北行，往返约数月，方能言旋。晚，驻防右路统带张游击作霖，字雨亭，殷直刺鸿寿，字献臣，均来拜谒，各畅谈去。张颇精干明了，据言，追白、套两匪首至索伦山中，兵马绝食三十余日，忍饥露宿，艰苦备尝。又言，索伦山一带地甚膏腴，森林尤富，矿产亦多，惟山峻寒冽，今至初夏尚有三尺厚积雪未融。又言，蒙古多精悍善骑之人，居心直拙，久习压制，服从上官最为恭顺，倘能招募善练，必成劲旅。又云，昌图一带人民，习见日俄战争最久、最伙，将来征取昌图少年，不难成精壮善战之兵士。昔在沈时，闻朱子桥尝言，宜在东三省地方征兵训练，所言不为无见，唯未能如张游击所言详尽耳。旋闻本日本地有一庙会，村姑社老未知是何举动，惜无暇往观。

十九日早，辽源州许牧来见。据言，达[尔]罕王旗内有和硕喇嘛颇主持旗务，该旗入众多衔之。又言，绘图日人至日，仅持游历护照，未见测绘明文，然已奉公文妥加保护。此皆日人奸狡伎(量)[俩]，遣派多人假游历为名，到处测绘，几若习为故常。许牧去后，时七钟半，顺拜张雨亭、殷献臣，略谈即起程。五里至五道港子，过西辽河，又八里渡新辽河，又二十五里至五家子，又八里至卧虎屯，时午后一钟半。因破站行，恐前途赶不及宿所，遂留此宿。傍晚，大车始到。早间，张雨亭言伊军中兵卒，皆着灰色衣裤，遥望与地混同一色，因悟陆军忌用白色马匹。在京曾闻良赉臣云：凡军人着白衣

骑白马者，遥以千里镜视之，终现一白点，枪炮所及皆能命中。故忌用白马，恐敌易见也。若北地冬行毗之终现一片白雪，加银白色之马，又或较胜于黑黄之马也，当与陆军人一研究之。

二十日，早五钟二十五分起程。三十里至口袋。口袋迤南有玻璃山，山四周皆水，冰冻时俨若玻璃中特嵌一山，故名。至春冻解，山气郁发，时现异象，土人惊为神奇。又三十里至报思吐，尖。栈主关姓，名金凤，能汉语，人亦明白。据言，日人到此绘图，往往口出野蛮之言，并强占民房各情事。旋见马群，往观殊无佳者。午十二钟复行，纤道绕西北荒地，观蒙人猎兔。五十里至固里本毛，尖。即蒙语三棵树译音也，时三钟四十五分。因自过西辽河以北，每五十里始有一村，之中住户无多，村境极广，似人皆喜散处，(居)[聚]族而居者绝鲜，想仍未化，游牧之性质使然也。人言过西辽河向西行，往往百余里不见人烟，较此犹为荒旷。

十一日，早五钟二十五分起程。四十里至大官店，又十五里至白苍颜，尖。午十二钟三十分复行，二十里至满汉营子，又二十里至太平川，时三钟三十分投店住宿。其地四无居人，周围沙冈层叠，为盗贼出没之区。由此迤北地主名茂德吐者，上年曾出有盗贼，要截日通事，杀毙多命一案。午后赴店北沙冈散步，见沙中鸟兽蹄迹甚多，旋有二兔、二雉飞驰而过，命人击之未中，突见一狼奔出銜野豕之彘而去。

二十二日，早五钟二十分起程。四十里至巴颜昭，已入札萨克图王旗界。查开通县治南境在达[尔]罕王旗内，东境在廓尔罗斯公旗界内，西境在图什业图王旗界内，北境即札萨克图王旗界内，实四王旗交界之一中心点。又二十五里至孤挠，尖。时正午十一钟四十分。值开通县忠令林，字墨岭，随带捕盗营兵十余名巡边返此，遂来谒。闻其人曾充荒局文案及军署文案，似尚精干能事，在北地供差日久，因得补斯缺。午后一钟四十分复行，忠令偕四十里至哈拉乌苏，忠令始返。又二十五里，至德喜窝棚宿焉。本日行程，由太平

川迤北逾沙冈，大有愈行愈高之势。入札萨克图郡王旗界内地多白沙，似不如达[尔]罕王旗界内地多黑沙者较好，然荒地均已放毕。连日旅行沙漠中，人烟寂寥几不见，有村集不过数家，备行客尖宿客棧而已。唯本日所经巴彦昭、哈拉乌苏两处人口众多，亦有开设买卖行店者。骤然睹此，觉心中又另具一副景象矣。此地买卖行店虽多，人民不事生业，凡在此经营者，半属邻旗土默特、喀喇沁之人为多。客棧之主即系土默特人，有地四方（每方四十五晌，合关内地亩四百五十亩），牛马各二十余匹，然衣履褴褛不堪。虽云广有地土，却不得耕种之法，亦不认真耕种，所以贫困至于如此。此能理生业者当复如是，其不理生业之人，更可想见矣。

二十三日，早五钟半起程。四十五里至金宝喇嘛窝棚，又十里至大喜窝棚，又二十里至李家孤店，尖。天忽阴雨。午后一钟复行，二十五里至杈杆他拉，又八里至爱林黑拉。洮南孙守葆璠，字幼谷，带缉捕队出境来迎。三十里抵府城，径往札萨克图王府天恩地局下车。旋闻札王日内来此，诸多事未便拟商，孙守筹办一切。孙守谈至深夜始去。

二十四日，移居府署，逮五月十五日，分遣孙仪亭，李禹臣名鸿漠，（柴）[荣]敬庭名德，明俊臣名新义，由洮南径往伯都讷沿途考查，附搭小城子火车，至哈尔滨候齐。予偕世湘、颂平、张子元仍道陆赴江省，亦于是日起程。张军派马队二十名兵，官一员，随行护送，早五钟出城，乌王送至城外即返。五里过洮儿河，入靖安县界，又八里至五家子，靖安令赵湘臣设茶座于此，毛艾孙、孙幼谷均送至此返。午十一钟（本）至六家子，共行六十里，沿途遇大雨三次。洮郡得此膏泽，土润如酥，遂铺绿草，坪远一色，若为行人护惜。车马轮铁者，虽雨后道行，不觉稍有滞。停车处房主张姓，名福全，蒙名钱大嘎，系西边外下八户旗人，曾充札撒克图王府护街。有子十四岁，善骑击，能于五十步外，击四寸的飞枪必能中。蒙人因尚武，童年有此已太不易，惜乃父未知加教育耳。候大车，三钟始至，遂止宿

焉。以百元购得银鬃小黄马一匹，出村遥望，二里许有树三株，其地即札萨克图旗与色公旗两旗交界处。

十六日，早四钟半起程。靖安令赵湘臣，自返县治，行五里即出靖安界，遂为色公旗地，皆生荒，已开放者不少，地质亦极膏腴。现毛艾孙又议放东官之荒，即其地也。出放时，领土人定必踊跃。八钟三刻至白殿斯，共行六十里，尖。蒙译白殿为官名，昭者冈也。店主朱姓，系顺天宁河县籍，兄弟子侄六人，有地数十晌。牛羊百余头。其地亩，由公府纳租私授，岁租二百吊，地可尽力垦种。店内住家，并售粮食杂货，营业颇善。凡内地人民至蒙古地，苟善经营，断无有不获厚利者。当谕其好好经营，能多致内地亲友至此种植营业，尤为佳事。午大雨倾盆，约一钟之久始霁，午后一钟复行，五十里至骚林哈嘎，假寓蒙人王姓家。另有已闭之客栈，随行马兵往往居停。王姓亦西边下八户旗人，本蒙旗人民极少，不过千名。凡移居来此者，多系土默特、喀喇沁邻旗之人。蒙俗，无论何等人家，投宿客至无不纳者，并供应饮食及骡马喂养。遇有官差过境，电达承办供给，摊取屯中民户。大差经过，蒙民颇滋扰累，亦理藩院则例所规定如此。放连日尖、宿之处，多系住户人家，均先行宣布一切自备，不须供给，临行且必以钞厚赏之，皆大欣悦。惟人家多喜贴匠绘图画于墙壁，比户皆是，殊非雅观。倘能教育通行，当以禁止墙壁贴画为入手，借观人民向背。此俗可革，则迷信佛教之风，亦未尝不能移易矣。

十七日，早四钟三刻起程。四十里至龙锁口，沿途未见村屯，至此仅有一店，店西南属色公旗，东北侧属札赉特旗。又二十里，九钟至色罗汉吐，尖。午十二钟复行，三十里至双帮带，又二十里至杈杆他拉，又二十里至太里气，宿焉。本日行程，自入札赉特旗界后，阡陌相望，村舍亦多，农人负耒，绿野交耕，迥非奉省蒙旗枯寂景象。太里气，尤为赴卜魁、洮南、大赉、新城（即伯都讷）、塔城子（即绰尔城）各路通衢，放荒后即为重镇，更名曰东来镇，属大赉分厅管辖。

(即塔城子巡检),有商铺数十家,居民辐辏,来时于道旁采得芍药数支,鲜蘑一颗,至店涤酒瓶蓄水供花,于命庖人煮鲜蘑作汤。店中房舍,亦极整洁,仆仆风尘中,骤焉得此,顿忘旅行苦况,大众为之一快。

十八日,早四钟半起程。三十里至呼克里,渡呼打河,河水极清澈,岸有马群,沿河青草茸茸,异常丰美,诚为水草便利游牧最佳之地。九钟三刻,至后李家地方,尖。共行六十里,午后一钟复行,约半里许,有一大喇嘛庙,适活佛至此诵经,颂平闻而往观,余人未知,及颂平归谈,始为抱歉。又二十里至有豆芽海地方,迤南有沙冈起伏。丛树苍蔚,周围约五里许,自入蒙地沿途,虽多树木,未有如此森林之茂美者,因止车入林盘桓。一钟时始登车行,又三十里至嫩江沿哈拉拉各,宿焉。本日行程,尖后所经地多未垦,土润而绿草如茵,青秀迎目。临江十数里,环绕沙冈,冈上满生黄花菜,又数冈野生芍药盛开,红白掩映,自花自落无待滋培,土人亦不知因以为利,殊觉可惜。拟赐芍药繁盛之冈以嘉名“芍药岭”,众皆为可。又策马登山,欲望嫩江上游,惜山势平低,未能眺远。迎面系一河湾,别有江岔二道,江水至此向南北流,其上游则由西北而东南,满洲地志谓:嫩江为松花江北派,江身多屈曲,诚不诬也。归寓得江鲈一尾烹食,又摘黄花菜佐之,可称长途第一得美食之餐矣。闻蒙地入夏马蠓最烈,若白马被啮,遍体皆红,毒啄可畏,幸此时尚未发现。然蝇咄马身,至马不敢张目,又时有小蜂巡马鼻飞欲入,其观马上下摇首,不敢稍停,天生种种害马,马亦云至苦矣。

十九日,早四钟起程。过嫩江,江北面即无一蒙人。地属黑水厅管辖。据图籍,此地旧应为杜尔伯特境内,面居民无能知者。又居民呼嫩江为西江,因迤东尚有小江,故呼东、西江以别之,俟回省时再详考。自昨日入札赉特旗界后,居民皆聚处成村,村均多树。凡人家多以荆条横编,若巨辫式以代墙,远望颇有意致。又蒙人自造房,车,轡轂皆木,毫不加修治,轮廓亦折木为之,乘时必须挟斧锯以

行，备沿途随有毁坏随即添治，江省一带亦用之。十八里至伊里气，居民皆习满语，幼稚亦有不能解汉语者。又十八里，至伊勒巴，尖。午后复行，十五里至汤池，又三十一里至蘑菇气，又八里至昂昂溪。其地有大街一通，在俄租界内多俄商设肆。所住客棧，则为华商所设，日后经营至此当别辟商场，令华商徙居，不许华人仍在俄租界内设肆。

二十日，早五钟起程。江抚周大帅派差弁迎于途次，十八里至五完马，又三十里抵江省。先赴客棧，后移公署。谒周大帅，留饭，晤何兰孙、张谦若、周斗卿、钟季五、杨玉书、倪丹臣诸君。晚，周大帅复邀便饭，同座又增张季端司使。夜雨。

二十一日，早雨霁。世湘、颂平往访倪丹臣，午后予同世湘、颂平、张谦若赴公园游览，甚畅。闻此园为商埠局负事人张伯祥所造，竭意经营，颇具规模。何兰孙、张谦若、周斗卿公请晚餐。饭后，主人复邀听剧。

二十二日，早辞周大帅，至午晤丁鼎臣（即乃嘉）。午，倪丹臣邀饭，在座谈宝帆、张季端、秋青士各司使，及张谦若诸人。饭后起程，在座诸公送至公园而别。午后六钟到昂昂溪。

二十三日，早七钟五十分起程，午十二钟十五分至安达，尖。午后六钟至哈尔滨。杜伯熊、于振甫及孙荣、李明诸君，均迎候于站。于振甫坚约到伊局下榻。予固辞，复邀晚饭，诺之。夜，归十三道街聚源客棧，宿焉。大雨。

孙启鸿云：五月十五日，奉谕赴新城府沿途考查。遵谕，于是日早五钟，就道徐行，三十里抵张家店（一名金山堡），雨忽至，冒雨行二十余里，至大青沟。此地地旷人稀，野草繁盛，土多黑色。因天雨道泞，勉行三十里至王家店（即靠山屯），共行八十里，宿焉。

李禹臣云：遵谕，于是日五钟起程，至距洮三十里之张家店早尖，晚宿靠山屯。

明俊臣云：亦遵谕，是日早六钟起程，由东门奔赴新城大道，向

西南行。因阻雨，同止于王家窝棚，其地仅有住户三家。由洮南至此已经过五屯，如魏家店、李家店、吕家店、邵家店、喇嘛店共五处。住户皆止一、二家，或三、五家不等。荒地多沙，已垦不过十分之一。农民以去岁五月后无雨，旱无收，故今年只种上年已垦未获之地，无力再开荒土，今得雨皆喜。谓新开荒地非得足雨，不能有收。若再亢旱如去年，则必舍此垦土他徙矣。

十六日，早三钟同时赴程。孙启鸿云：行十余里至福陵窝棚，其地有安广县分设之第三文报站，又三十里至张家窝棚。沿途住户寥寥，沙泡甚多，有洮南拨来分防营兵一哨驻此。

李禹臣云：此地距安广县三十里，距靠山屯六十里。

明俊臣云：由靠山屯至高家店，已入安广县界。经过七屯，如吐味莫、双榆树、福龄窝棚、大青狗、陈蒙古窝棚、李家店、报马吐共七处。报马吐之南有碱地一段，宽长约十余里，寸草不生一片白沙。既不能耕种，亦不能熬碱，而地势洼下，俟将来人民聚集，水潦蓄久，地性或能转移。本日尖处高家店，院中有井，深一丈五尺，水恶劣，人不能饮，即牲畜嗅之亦望望然而去。因此地凿井多用杏木根砌井周围，故水多有恶味，或言杏木根浸久有毒。蒙人不解卫生，只知杏木根易取价廉，不知凿井而不能饮更为徒费。若果用砖砌井，或用坚木，井水必无恶味。非凿井之不善，乃系于料质之美恶耳。蒙地木料甚缺，将来极宜设法转运。据土人云，索伦山产木极多而好，江省曾招商设公司同札萨克图旗商筹，拟由洮城北端，经过该旗未放荒地，凡运途纡曲、河沟低陷，均由公司修筑建桥。运道即通，人行亦便。乌王坚执不允，只许假道，不许修道，以至中止。是夜，同宿褚家窝棚，距离家店三十五里，其间所过村屯，如太平沟、刘家窝棚、西刘家窝棚、陈家窝棚、鱼亮子、高家窝棚、马家窝棚共八处，道线直向正东。此三十五里境内，住户二、三十家不等，惟刘家窝棚一屯，住户有四十余家，屯外筑有土围壕堑，内设炮台，以防御盗贼。

李禹臣云：至褚家窝棚，借寓翟姓店中，翟姓已七十三岁，健康

异常，有子五人，孙十三人，曾孙四人，举家朴实，屋宇清洁，惟饮水味苦。

十七日，早三钟同时起程。孙启鸿云：行十数里至班家窝棚，有住户二十余家，内参税局一所，系洮郡分设于此者。又三十里，见一土堆，系三旗分界之标识。午十一钟抵碱锅。据人言去秋有日人至此绘图，被蒙匪套克套毆毙四人，酌经张军捕拿，追至索伦山中未获。查碱锅一带，周围约五、六十里之谱，全系碱土，草木皆无，夏秋多水，春冬出碱。作碱者三十余人，皆关内乐亭、滦州等处人居多。由碱锅以东有大土岭数处，高约十丈、二十丈不等，山山相连，绵亘六十余里，至斯格集而止。岭上时见沟垒，系日俄战争时，俄人暗备后路地窖所垒筑，未及交战而和议成，故沟垒完然无缺。

李禹臣云：至碱锅早尖，系借碱锅窝棚治食。内有工人三十余名，搬运碱土成堆。据云天热不能做碱，每年十月初后兴工，次年三月初后截止。工人皆有成股，出碱售价按股摊分。日用饮食，由东家代备，每工人每年约能分红息中钱二百吊上下，工人皆由关内来。碱泡周围约八十里，附近当有十里可用。其作碱之法，外观似未精。

明俊臣云褚家窝棚至碱锅，计六十里。中间有村屯二：一名为班家窝棚，一为邵家窝棚，住户皆只二、三家，相距旷远，素称胡匪往来之区。碱锅地，本名杈杆挠。入前郭尔办期公旗界路线，斜向正东又微南曲，地方无住户，系未放荒地，承办碱之东家张姓，工人五、六十名，皆所招集。夏秋之交专作土工，在十里内外拉土取柴。附近大青山头，有碱泡一处，周围十余里，集水甚深，每于春间临泡一带，阅土面浮有白色细末者是为碱牙。必须于春初秋末降雨之先取土成堆，夏秋之间运积熬处，次第熬碱，颇费工力。至九、十月停熬，结帐分红，除纳公旗租银一千两外，余银照股均分。因见运土甚艰，问何以不将熬锅移就碱泡，不更省力。据言，碱泡地洼，夏秋雨发水涨，时虞冲刷。又问：碱土何必取在春时。据言：碱土着雨质入

深处，不复长牙，熬碱不出。是夜同宿于集，距碱锅五十里，属前郭尔罗斯公旗，其间经过村屯四处，姜家窝棚，十家子、二家子、怕老婆屯是也，地尽膏腴。该旗地未放荒，皆私招租户开垦，每垦田一晌，纳租粮五斗。由碱锅至伯都讷中界一江，江北尽属前郭尔罗斯公旗之地，百里内土尽膏腴，闻江省拟派路难登赴旗劝商出放，未悉允否。现新城江口已进小火轮，水道交通，由新城至洮南仅三百五十里，若能建筑一轻便火车，铁道用款较省，于实边、安民大有裨益。第蒙旗劝垦事，大不易。该王公等非固步自封，即托故延阻，若以铁路所经议开此荒，或能立就范围。查该公旗向隶吉林管辖，今由奉天省统属而放此荒，又非图、札两旗可比。图旗放荒刻正棘手，招徕不易；札旗放荒已逾六年，垦者十之一二。推原其故，实因地处边远，又非膏腴，人多裹足。若郭公一旗地面极广，游牧有余，今先放江北一带，地即腴沃，且与新城已垦之地遥相连贯。宜仿札旗放荒章程，按上地每晌四两四钱作价，不但款项易集，招徕亦便。再斯格集一村住户二、三十家，皆驻集台吉所招，私收黑租，本旗毫无所获。惟集外有土冈高十余丈，延长约三十里，俨若城垣。登其上则一望平坦，方圆二、三十里尽属腴地，农民耕种不辍。当日俄战争时，俄于冈上平原挖有梅花战坑，绵亘二十余里，出入均有门户，外有战壕，内有炮垒，历历如画，若被战图。

孙启鸿云：斯格集后有喇嘛庙一座，住喇嘛二十余人。集内有本旗台吉一员驻此。

李禹臣云：集内所驻台吉私招民户，检择沃土开荒，且地方形势极佳，东西面皆有土龙冈围绕，两相对峙，南北一抹平原皆称佳址，东冈之上亦平坦无坡，纵长二、三十里，横宽约七、八里，自下仰观傲若天然长城，由上俯视亦有据险凭高之势。故俄将曾在冈上安设连环炮台四处，又于对冈设二炮台以诱敌，至今历历可睹，足见俄将非不才，胜败特有关国运耳。闻公旗所有荒地，江省已派员商准开放，未识确否。

十八日，早三钟同时起程，李禹臣云：行向东北，渡北江口，沿路均沃土，尚未垦辟。江口距斯格集三十里，渡江即新城府界，距城十八里；过阿什河子、八家子屯，进北关赴东门觅店，往返数次始通融，住东门内之大成栈，经理人贾姓。城虽府治，再未甚开通。惟十字街东西南北商铺不少，而歇闭亦多，询系钱法受亏所致。其余小巷多陋，南关有关帝庙正值演戏，观者如堵。人言此庙向在沙中，经风吹刮出显，实为无稽之谈。阅庙内匾额，多乾隆年代所立。稍南即江岸，登舟闲眺，见群童嬉水浮沉自如，令人兴水师之念。水滨多木排，已询明价值，列表为呈。四乡风景颇似内地，树木环村，浓绿掩映，或耕或耜，人各力田。惟久晴，虞旱时需霖。城内巡警腐败不堪，街衢污秽甚。有警兵登台观剧持锣帮场，反觉自鸣得意，警察怪现象无有过于此者。警费闻取诸民间，户分三等，上户月纳钞九吊，中户月纳六吊，下户月纳三吊。又有往来人税，每客月纳一吊，虽极贫，每月纳八百，故城中不见有一乞丐。初甚以为新奇，后反复思之，何胜惻悯，忍剥民膏至此，商务何能兴旺。当铺共七家，东街有万兴当、吉泰当、吉庆当、永兴当，南街有隆盛当、吉发当、万发当。大车店兼买卖货物者，如义和、百兴、德春、洪盛、大成等店皆是。惟畏兵如虎，凡带有队兵随护，店必不纳。南北街口建牌楼各一，府署在西街，知府陈姓，署任副都统昆，协[领]衔，署在东街。原额旗兵一千五百名，近只裁胜剩一成，管带丰姓。城内外户口约两万之谱，大小生理七百余家，士绅不问地方事，概委商会办理，有万成号执事某，为商会领袖。西南关均临江岸，北界距城只四十里，东界拉林河一百五十里，东南至榆树县四百里。江南一带皆前郭尔罗斯公旗属地，土沃未垦，蒙户间有私招汉民垦辟食租。惟不行立家携眷。

孙启鸿云：是早乘马约同洮郡派来石委员往三江口一带查看，江系松、混、嫩三江会流之所。中间有沙堆高出江岸，岸北有江省水师驻防，岸南有河神庙，沿江行四十余里，至船口过江，行二十里，至新城。查府周围八里，全境东西二百四十里，南北约一百六十里，

东与榆树县连界，西与前郭尔罗斯连界，北与江省后郭尔罗斯连界，南与农安连界，此新城全境四至如此，城内外警局七区。总局长代理员谷兰生，职县丞，顺天通县人。警局每区巡勇中区八十名、分区十二名。乡镇警局十二区，每区巡勇各三十名。学务，城中则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学生三十七名，教员李绍年、范国才、徐一庆三员，又劝学所兼视学员，则为谷兰生。四关有工艺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五所，学生各三十余名，教员胡希贤、高翰卿、英和、陈绍庭，刘逢林五员。商务，则分上中下三等。大商典当七家、烧锅十二家，中商十五家，下商四百余家。下商，惟粮食生意最优，物产则黄豆、红粮谷、元米、麻子米、绿豆、黑豆、麦子为大宗而好。户口则民户二十万零一千余人，有二千四百户教民在内，旗户一万一千余人。城内外七警局册查人数，男大一万六千三百四十八口，小六千四百六十八口。乡镇十二警局册查人数，男大六万一千零七十九口，小七千二百九十六口；女大八万六千四百三十六口，小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六口。四民，则士有五千余人，农有十五万余人，工有一万五千余人，商有一万七千余人。圆法，则用江省官贴，按五千四百合银一两。本地铺价同若吉林官贴，则每两只合价四千五百文，现钱现银极少。木质各价，如二丈五二道梁，每寸合钱一千二百至四百文；二丈五大过，每寸合钱三千六百或四千文；一丈五过领，六寸至八寸过心者，每寸合钱五百八十文；一丈五檩子，七寸至八寸过心者，每寸合钱五百五十文，颇合电杆之用。二寸吞板，宽一尺一寸者，每寸合银一钱四分；四寸五吞板，宽二尺者，每寸合银一钱八分；三寸吞板，宽一尺八、九者，每寸合银一钱六分；七尺五标板，宽一尺一寸者，每寸合银七钱五分。二大架梁，每棵合钱一千一百文。此皆新城现时市价。若洮南至小城子各站站名、里数均列表另呈。计洮南至新城，统计共四百八十里。由新城至小城子，统计共二百四十里。

明俊臣云：是日至新城，即伯都讷。过江约十八里，尽新城属地。土性与江北岸郭公旗地皆黑油沙土，宜于种麦。新城物产亦以

麦子最良，询商务情形，颇称富裕。惟捐税既重，而苛商不堪，故难发达。钞法则向以羌帖作价，仍用中钱。每羌帖合中钱四千五百文。中国银元合价三吊，铜子一枚，合小数钱百文。商家皆准出凭帖。学堂有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为上年所创办。府城巡警经费，抽收铺捐，分三等，不定额。户捐亦分三等，皆中钱九吊、三吊、一吊，又抽旅客捐，每日每人一百，即由栈主代收。四乡巡警经费，则抽收地捐，按口照摊，每年每口收二、三吊不等。地方民情质朴，原绅衿只文生三、四员，皆乡居。商民入商会者，三百余家，小商未入会者，亦三百余家。当铺六、大车店七代售杂货粮食，客栈三、四均狭隘。城内副都统一缺昆协领署任，消闲如无事可作。旗民居十分之二，旗地亦如之。先，伯都讷设有巡检一官，司地方事，归榆树同知兼辖，同知亦偶至伯都讷巡视。自改府治，巡检则改府经历，孤榆树亦改设县治，旗兵裁撤，多挑练巡警，仅余马队一百五十名。城内商务有事，归商会经理，举有商董。凡学堂筹费、巡警筹捐、铺户各捐，皆隶焉。

十九日，同留新城，盘桓一日。

二十日，早三钟，同时起程。李禹臣云：过太阳庙出东关，过四家子、于家窝棚至孤家店，尖。嗣过石榴树、于家店、太平川至万发屯。假寓五姓大家，火食皆自备。

明俊臣云：孤店距新城七十八里，经过善家屯、十家子、中关帝、前关帝、于家窝棚、老新甸共六村屯，皆土脉腴美，田苗茂盛，雨水调匀。由孤店至万发店宿处，计七十四里，历村屯多，略举其大者曰：十里树、六里屯、于家店、太平川，均有七八十家。

二十一日，早三钟，同时起程。李禹臣云：过五家站，系一乡镇，生意商铺及住户有百余家。颇觉繁盛。十钟至小城子车站，次日乘火车赴哈。

明俊臣云：小城子车站，距万发店五十四里，经过村屯五家子站、三家子、小新立屯、陶赖昭共四处。惟五家站有东西大街一道，